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第一百二十回 執傘蓋鐵面甘心 宴府第金蟬脫殼

內監斟酒在杯，立逼跪飲。素臣再四求緩，欲為保奏。內監道：「這是上皇聖旨，萬歲爺跪求不允，太師爺如何保奏得下？」天生、虎臣聽到此處，知是無救，不覺放聲大哭。飛娘抱住立娘，更是哭得利害。鐵面慨然道：「哥嫂兄弟，哭，也無益。咱不過是個叫花子，做了幾年島主，鮮衣美食，享用過來，就死也不虧咱。妹子兩回被文爺捉住，一百個也殺掉了。落得快活幾年，又留了一個後代，還算便宜。只是那小鍾馗，是要累哥嫂撫養，留咱合你妹子一脈。大哥、三弟俱受皇恩，咱沒一毫歹心腸，又有文爺鑒察，咱還有甚牽掛？君要臣死，父要子亡，拗得過去嗎？妹子，咱合你拜別了皇上、祖宗，往陰司裡走遭去罷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拉著立娘跪下，磕了幾個頭，接了酒杯，一飲而盡。立娘哭道：「只小鍾馗在面前看一看，死也甘心！」鐵面接過那杯，把立娘一灌，說道：「死也須死個爽利，還說那閒話則甚！」兩人立將起來，只見又有兩個內監，捧著兩幅白綾而來。鐵面道：「千死萬死，只是一死！」一手就去撈那白綾。卻被內監扯住，問：「吃了酒沒有？」先來的內監回說：「已吃。」這內監便道：「太上皇旨意，是不肯吃酒才賜帛自盡。既吃了酒，便用不著這帛。咱們須去繳旨也。」四個內監飛也似去了。鐵面道：「酒吃下去，怎不見動靜？落得且別一親友。」因拉著立娘先拜素臣，次拜合廳之人。立娘復進內拜別水夫人等。內外諸人，無不哭泣感傷。素臣見文容站在身邊，便令其備辦後事，吩咐第一棺木要好。文容連聲答應而去。素臣暗付：「藥酒服下即發，何以遲緩若此？莫非是下的重藥？」與玉麟等猜想不出。忽見閣內送到旨意：將鐵面免死，革去游擊，給事鎮國府，充傘蓋役夫；妻熊氏，充爐扇女侍；三年無過，奏請定奪。天生等一憂一喜：喜的是且全性命；憂的是屈辱不堪。轉是鐵面、立娘毫不介意，只喜不憂。鐵面道：「咱不遇時，無過是個乞丐，要想替鎮國公太師爺撐傘擎蓋，如何能夠？妹子兩遍被文爺拿住，留得性命便是造化，如今著他承值爐扇，也沒甚吃虧！」

立娘道：「還有一樁好事，是常聽得太夫人的教訓，小鍾馗也得學著五位公子的好樣。」鐵面道：「奉旨著你值爐扇，冬天提著爐，夏天執著扇，要時刻不離的服侍文爺，許你常到太夫人房中去嗎？妹子，以後這『文』字要去掉，咱們只可叫爺了！」素臣道：「休如此說！稱呼照舊自不消說，連夫役女侍，也只存個名兒，真要值甚傘蓋爐扇嗎？」飛娘道：「文爺這話卻使不得。上皇多疑，方才若不是酒吃得快，這會子已都做了弔死鬼了！如今這旨，焉知不是賜酒之意？看二叔合姑子甘心不甘心，兼看文爺庇護不庇護，依咱的主意：文爺上朝公出，二叔便須承值傘蓋；宴內賓客，妹子便須承值爐扇，一毫不可躲閃，方免得上皇疑心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況且是心窩裡敬服的人。該依著二叔的說話，才無後悔。」天生等俱說飛娘之言有理；素臣稟知水夫人，亦以為然。自此無人處仍是朋友，有人處居然與隸矣。

二月初一日，虎臣辭別回島，去接家眷，並帶小鍾馗進京。素臣休沐之期已滿，入閣辦事。因安吉前輩齒尊，遜使主筆。安吉汗流浹背，連連打躬道：「老朽衰庸，屢次乞骸，蒙皇上恩旨慰留，顏顏於此，還敢與及閣事！公相功德巍巍，且係兩殿大學士，職本獨尊。因奉有聖旨，閣中之事，悉由素父主持，自當獨秉國鈞。伊關公或可參酌一二，老朽惟伴食中書，於紙尾列名而已。」素臣因與希賢商榷，開出幾件國計民生大事：

一、薦賢：理學：薛瑄、陳選、文雷、景山；文章：王鏊、文點、水唐、李東陽；經濟：楊廷和、楊一清、謝遷；武勇：況如日、乾珠；秀夷：關蘭。

二、減賦：蘇、鬆浮糧，四川加派，江、浙馬稅，湖廣鹽課。

三、限田：每丁男一名，限田百畝；富貴家田踰丁額者，官為註冊；許有丁無田及雖有田而不及額者，照價買業。

四、備荒：山東已有大恩倉；餘兩京十二省，設倉二十八所，每所貯谷一百萬石，以景王、靳直、靳仁各抄沒家財內，撥出銀一千四百萬兩，買谷分貯。設專糶，司官賑。

五、罷貢：各省、府、州、縣，每歲應貢土物，一切罷之。

六、均徭：一切丁銀、班匠、改折等項，俱攤入田賦，作一條鞭徵輸。

七、禁罰：各省、府、州、縣一切問罰，永行禁革，違者論如律。

八、止贖：除律載納贖、收贖、贖罪各款外，一切實犯罪名，俱不准輸贖。

九、免民運：一切地漕銀米，俱由官解，永革里長解京，通淮、揚之例。

十、清官莊：凡諸王、公、侯、駙馬、伯、勳戚，除原賜外，凡有侵佔官民田產，俱清出，分別入官給主。

希賢寫畢，素臣看過，送與安吉斟酌。安吉極口贊頌，列名奏上，本日即奉旨准行。其「薦賢」款內，仍下內閣擬旨。因薛瑄年老，但賜幾仗，加爵祿，取所著《讀書錄》等書，刊刻頒行，免其徵送至京。陳選以詹事府少詹徵，文雷以國子祭酒徵，景山以國子博士徵。李東陽升禮部尚書。文點、水唐、王鏊俱以翰林檢討徵。謝遷現辭職就試，俟試後定奪。楊廷和升吏部左侍郎。楊一清以右副都御史，巡視九邊。乾珠升宣慰司同知，管赤身峒峒長事，兼統十六峒，凡雲、貴、川、廣四省徭，苗竊發，許便宜剿撫。況如日以宣慰司同知，管安龍島島長事，兼統七十二島，凡朝鮮、扶桑、暹羅、日本、琉球侵畔，許便宜剿撫。關蘭賜進士冠帶，並其妻鎖鑰亦賜隨夫七品冠帶，馳驛進京，廷試拔擢。外又奉特旨加出：文真授國子司業，全性授國子小學學正，全身授小學學錄。

素臣下朝，力勸古心就職。古心道：「辭卑居尊，益違初志矣。」素臣道：「皇上改修撰為司業，乃曲諒哥哥不樂仕進之心，故以師儒處之，非加秩也。既得依侍叔父，復與好友至戚同官，皇上之為哥哥勸駕者，至矣！若再投揭力辭，何異泄柳之閉門，乾木之逾垣乎？」水夫人道：「你兄弟一門，俱受恩，我與玉佳復至深極渥，何可屢抗君命？速出就職，則臣道子道，兩不悖矣。」古心乃不敢復辭。全性父子，亦被地方官催迫上道，於初三日進京。素臣迎候至家，開筵款待，只兄弟二人，三姪五子相陪。立娘仍欲執爐侍宴，素臣道：「此宴並無外客，斷不敢屈！」力辭方退。席上，素臣細看抱愚，但見：

目秀而凝，眉清而朗；肉輕骨重，氣靜神閒，熱不因人，梁伯鸞之滅灶；心惟守拙，漢陰與之灌園。恥從裙帶覓風光，肯說妻榮夫貴；欲向瑟琴求好合，難甘婦唱夫隨。野鶴翩躚，落落顯親之座；負劍辟咄，依依嚴父之旁。不苟訾，不苟笑，儼如大聖人之居鄉，恂恂如也；無失言，無失色，豈若小丈夫之處世，悻悻然哉！

素臣暗自喜幸。次日，一同入朝，因有古心在班，不敢就坐。天子命以屏風隔之，向素臣道：「令兄亦為朕屈，叨榮多矣！」素臣道：「臣兄碌碌之見，臣實不能強。倖臣母侃侃責之，方出就職。伏乞陛下恕其屢次違命之罪！」天子宣古心至前，深加慰勞，雲：「卿之高躅，朕固知非太夫人不能致也！」是日下朝，門上即報：任公、任母並洪儒夫婦進府。素臣大喜，趨出大廳接見。各敘寒溫畢，任公即述知洪儒進京之故：未公為講官時，例應蔭子入監，因未生子，故未承蔭；東方旭替洪儒在閣、部兩處料理，准了補蔭，故來坐監。任公、任母想念湘靈，因亦同行。洪儒夫婦少年恩愛，坐監須得三年，方可排選，如何分離得許多日子，故此挈眷而來。

是晚，復大開筵宴，內外款待。素臣陪著任公，進湘靈房內。因素文、晚香在房，與任母略談片刻，把小舅子喜兒抱看一會，即辭出房。到水夫人正寢昏定過了，走進自己正房，只見田氏滿面流淚，龍兒、麟兒四隻小眼，亦有淚痕，連忙根問。田氏道：「妾身自於歸相公，與家母、舍弟一別至今，從前還有音信往來，自避居豐城以後，連音信都不相通，想念已非一日！今見各房夫人骨肉團聚，獨有妾身望遠神傷，故生悲感。兩兒抱足跪勸，因妾下淚，故亦有啼痕也。」素臣愀然道：「避居豐城時，因怕洩漏，不敢發書，以後出門，並豐城亦不能歸，歸只一日，即赴廣徵苗，進京勤王，山東去迎鑾，延安去平虜，無一息之停，那得有

工夫寄書候問？只前月十五回京，到京有半月餘，應修書稟候。一則公私忙冗；二則因河南鄉試錄上，見有田寶名字，是河南彰德府府學附生，我疑心莫非即是寶舅？若果是他，必定進京會試。連日著人去尋他寓所，卻總尋不著。所以尚未發書，非不念岳母及令弟也。」

田氏道：「妾身亦因相公事忙，連茶飯也不能從容入口，故未題及寄書，卻不知有田寶之事。但兄弟是內黃縣籍，也未必就把乳名作名。」素臣道：「內黃係彰德屬縣，原可撥入府學；今人以乳名作名者頗多，故我疑心是他。明日只消到禮部去查明三代，便知是寶舅不是寶舅了。」田氏收淚道：「但願是他，不特早晚可以見面，又接續了祖父書香，就謝天不盡了！」

素臣垂淚道：「你們的兄弟、母舅，俱有見面之期；只母親的兄弟，我的母舅，今生未有見面之日，才是可傷耳！」兩兒忙問田氏，田氏道：「五湖舅公性僻耽隱，挈家避世，不知所往，故你父親心裡感傷。」麟兒道：「鵬弟動不動說要學范大夫泛舟五湖，那知真是一個五湖舅公！這舅公既取這表字，只須著人向五湖中尋訪，畢竟還訪得著，父親請免愁煩！」素臣轉憂為喜，抱置膝上，向田氏道：「此兒之私智小慧，亦可喜也！當即如其言訪之。」

次日入朝，天子道：「新第已建，朕設筵為素父落成，令劉先生及皇甫、東方、洪、白四卿陪宴。請素父先行周覽一遍，如有不週備處，即可添補。朕亦隨後即來。」素臣叩謝出朝，即往新第。是並連三宅，正南照牆一座，彩畫麒麟吐書。兩邊接著朱紅柵欄，東西兩坊，東標「功高北斗」，西標「德重南山」八個大金字。坊前各立硬牌一扇，上寫：「文官除科道內三品、外二品，武官除公、侯、駙馬、伯、內二品、外一品，內官除秉筆司禮，以下各官，至此下馬。」自二坊至大門，東西各房廳共四十六間。最上者，東曰長史廳，西曰中軍廳，各五間；以下齋奏廳、巡捕廳、上號房、飛報房、當值房、買辦房、副將廳、參游廳、把總廳、衛所廳、旗牌廳、各三間。

大門五間七架，丹漆銅環，豎著「公相府」三字直匾。門廳九間十一架，左三間額曰「文廳」，右三間額曰「武廳」，中三間額曰「吐哺握髮」。二門五間，綠油銅環。大廳九間，額曰「補袞堂」。宅門五間。自大門至宅門左右廊房，各二十一間。宅門後，凡前中後三堂：前堂九間，額曰「日升」；中堂九間，額曰「安樂窩」；後堂九間，額曰「月恒」。三面繞以高樓，東前樓七間九架，額曰「瀟湘」；西前樓七間，額曰「天繪」；東後樓七間，額曰「璇璣」；西後樓七間，額曰「素心」。正面後樓九間，中三間額曰「日觀」，左三間曰「藍田」，右三間曰「鳳羽」。日觀樓下開門出去，三面俱是從屋，正面二十一間，東西各三十五間，俱七架。

正面從屋一間開去，是一座大花園，園門三間五架，額曰「浴日」。進門而望，直北多山，直南多水，東則新英點點，西則古木章章。正南一亭，額曰「初覽」。亭北有湖，湖心有亭，亭前有小舟可杙。素臣不暇游湖，由亭而東，紅橋綠水，朱廊畫欄高下曲折，二十四間。即入東南之藥墅，竹籬茅舍十間，為葺藥人棲宿之所。墅中茅篷一間，四面開窗，額曰「乘興」。墅內百畦藥草，新發芽絲，青蔥可愛，正東百花樓三間，三面攬萬花之勝，一面擲百藥之英。由東至北，一路柳管盡處，即為射圃：圃堂三間，堂前一片平原，為跑馬射箭之所。

北面皆山，磴路高低，峰巒絡繹。正北半山一亭，額曰「北山」。亭下有洞，洞口亦鑄曰「不貪」。洞中一泓清冷，壁上雖也刊著「香泉」二字，卻清冽有餘，溫香不足。紫芝石室中，雖也種有十數本芝草，更不若「浴日山莊」之多而且密矣。出洞，看著湖心亭上，有匾額曰「南湖」，與北山亭遙遙正對。走盡北山，向西一台，矗入雲表，額曰「星台」。登台四望，不特合城全見，連乾清、坤寧各宮殿宇，俱在目中。素臣暗忖：此台惟婦女可偶登，即三尺童子，亦當禁絕，不使上也！台畔有屋三間，一間為「圭室」，以視日影，兩間為止息之所，向西南行，萬樹龍鱗中，有一亭竦峙，額曰「萬鬆」，與正東百花樓遙對。

鬆盡即梅，向東皆竹，松竹梅花之中，有堂七間。額曰「詩社」。由社而南，即南湖之嘴，長橋飛渡，復有朱欄曲廊十六間，直通入初覽亭。西階園中，除射圃內一片平原，不生草木，不列屏欄，其餘竹籬藤架，石格花屏，危磴飛棚，小橋曲岸，接湊參差於樓台隱現。廊院周遭，樹木扶蘇，花樹掩映中者，不可指數。加以雲峰縹渺，煙水蒼茫，錦鱗跳躍於南湖之南，白鶴飛翔於北山之北；青猿玄鹿，有獸皆奇；翠鳥紅鸚，無禽不異；真個觀之不足，玩之有餘。

隨素臣入游者，止文恭、文寬、鐵面、成全、伏波及男飛卒四人。素臣看去，不及「浴日山莊」山是真山，水是真水，固不見其奇；文恭、文寬出入禁苑，亦屬司空見慣；鐵面等只出沒海山空闊之所，未見此等花攢錦簇世界，俱喜得抓耳撓腮，滿心奇癢。

花園三面高牆，南面中通正宅；東西兩宅，後簷包束，不通東西。前樓後樓中，各有過道，通入從屋。由從屋通入東西兩宅後角門前。由大廳前兩側門，通入東西兩宅前角門。東西宅二門、宅門，各三間五架，廳堂六進，樓屋一進，七間七架，到底廊房各五十間，東西從屋各七十間。正宅門廳兩旁，左廟右社。家廟五間七架，中間始祖，旁四間高曾祖禰。社屋亦五間七架，中間土地，旁四間四祀之神。俱從門廳前兩側門通入。三宅連廟社，花園，共屋七百六十四間，較親王府制止少屋三十六間。

東宅大廳曰「戲彩堂」，樓曰「博古」，有阡曰「課鵝」，亦與「浴日山莊」匾名無異。西宅大廳曰「改緇堂」。正宅各廳堂及兩宅大廳，俱有燈彩。各屋內，床榻樹架，桌椅凳踏，盆桶箕帚，一切應用碗碟傢伙，無不具備。「安樂窩」內，設講堂一座，「月恒堂」設合歡床一張，「日升堂」內設伽楠榻一張，俱是絳紅帷帳，織金墊褥，靠身倚手，鑾尾唾壺，各色具備。東西樓下，倉庫、庖湏、果藥等房，俱磨磚雕花細做，以供上人之用。樓後從屋，亦設倉庫、薪瀚、庖湏、廄園等房，俱是粗做，以備下人之用。素臣看過一遍，深感皇恩曲折周到。回至門廳坐下，令金硯往宮門探知發駕，即來飛報。令文恭去看東西兩宅外及花園後新建府第，是何衙門。

文恭道：「不須去看，是奴婢們知道的。東邊是左翼副總兵官府，賜與文恩住的；西邊是右翼副總兵官府，賜與文容住的。花園以後，朝北是中軍左右將弁的公衙門，兩邊帶著製造軍器、衣甲、旗幟、火藥等庫。」正在回話，內侍人等，已押抬酒席，絡繹而來。須臾，希賢、金相、始升、長卿、玉麟陸續俱到，各向素臣致賀。內侍獻茶已畢，金硯飛報，皇上已在發駕。素臣同眾迎接。天子坐著肩輿，只帶兩個宮女，十餘名內監，四員錦衣，二十名衛士而來。素臣等道旁跪接，天子令懷恩扶掖素臣，其餘俱賜平身。諸臣隨駕至門復跪，天子下輿，親手攙起素臣，說道：「今日朕為主人，該素父先行。」素臣汗流浹背，固請上輿。希賢等俱為叩謝。

天子道：「朕亦欲略見廳堂規制，不必上輿，竟占客先行矣。」因一手攙起素臣同行，直至月恒堂，方才放手，謂素臣道：「合歡床雖嫌於褻，卻是上皇所賜，時一御之，弗辜聖意也！」素臣叩首謝。天子攙起，復道：「安樂窩講堂，則出自朕意。太夫人誨人不倦，故設此以安適其體。」素臣復叩。天子復攙而起道：「自此以後，皆不敢勞拜矣！」素臣道：「蒙聖恩賜第，不知偉麗若此！屋數既幾等親王，木柵丹門，復儼然王府，即此九間十一架，亦係公主府第之制。至兩坊之額及下馬牌扇，尤非臣子所敢居。俟稟知臣母，即當奏聞，撤牌換額，改去間架，方敢遷住。」

天子笑道：「要尚主也不難，況兩賢郎亦已尚主乎？本應如親王之制，設四城門，建立三官三殿才是。因體素父謙德，故一切從殺耳。惟各處匾額，間有出自朕意者，皆有斟酌，不可移易。其餘則悉仿「浴日山莊」。以體雅懷。東宅以居令兄；西宅以處親友；園內四隅，星台以便劉夫人玉衡之窺，藥墅以供沈夫人金丹之用，詩社以為任夫人臨文之所，射圃以備林郡主較武之場。四正之外，南湖川流之盛也；北山岡陵之頌也。萬鬆亭，以祝斯男；百花樓，以待諸女。文恩、文容各賜一第，以夾衛公府，朝夕便於使令。此則朕區區之忱也。下馬牌扇，已除去九卿科道，更屬無容固辭。」素臣感激叩謝，不覺淚零。天子道：「此何足感。欲報素父之功，則功高北斗；欲酬素父之德，則德重南山。惟銘之於心，永矢勿已耳！」

須臾，內侍奏請上席。天子復挽素臣之手，出至補袞堂，仍命東西列席。素臣抵死辭謝道：「既蒙恩賜，即為臣第。辱蒙聖駕臨幸，已榮及宗祖，況敢易君臣常禮乎？」天子不得已，方居南面。希賢、長卿居東，金相、玉麟居西，東西稍下，始升、素臣分座主席。席間，天子酌酒賀素臣道：「上皇命工部營建時，朕即於文華殿默禱。後上樑時，朕已嗣位，復於宮中禱祝，願太夫人及

素父均致期頤之壽，一門妻妾各享遐齡，子孫振振，世為公輔，以庇我國家。上天必能鑒臣誠意，賜素父無疆之福也！」素臣惶悚奏謝。

天子道：「素父首陳十事，百姓如解倒懸，謳歌載道。朔日所陳十事，詔書才出，百姓即式歌且舞，以為唐、虞復見。民心即天心，民心之感素父者如此，天心可知！保佑命之，自天申之，有心致之理，朕豈為虛譽哉？其加素父少師，賜納陸童男女婢各二十名。」素臣力辭道：「前後二十事，劉、洪、皇甫諸臣，皆曾參酌，功非臣一人所得攘。況言之者臣，行之者君，非皇上聖明，毅然力行，則空言無補。是百姓之歌舞，皆由皇上汪濊，臣何力之有焉！」希賢等俱奏：「非素父之賢，不能敷陳國計；非皇上之聖，不能施濟蒼生。君明臣良，誠千載一時也！臣等濫廁台司，一詞莫贊，深切悚惶！」

天子道：「臣則誠良，君則未可謂明。惟望諸卿交贊，以匡不逮耳！前日論功行賞，將元思等仍賜衣號，幸素父指出，得免過舉。但案多人眾，恐尚有遺漏，諸卿如有所見，不妨直陳也！」希賢等俱知所遺者，鐵面夫婦；鐵面現在階下，天子豈不知之？出自上皇，何敢議及！因奏稱：「卿士將弁，有功俱已遍論；從徵軍士，亦各就各案，分別等次，給與功牌，並賞一年錢糧，亦無遺漏。但臣等只據冊核查，各案俱身親其事者，惟素父一人，有無遺漏，還須素父確陳。」素臣道：「生人並無遺漏；所漏者，惟鬼神及物類耳。雁奴洞中，有一土神，即係白祥家僕陳淵之妻慎氏；登、萊海中，有一老蚌，名玄陰姥；天關山有一神猿，係乾珠之母；孔雀峒有一神虎，係峒民引五之母；臣殿中有一黃馬，即係神虎所生，皆有功於國，有勞於臣。因非生人，漏未入奏。」

因把各前事，逐件奏聞。並奏：「臣自廣入京，曾許臣馬八拜，以酬其勞。因公私繁冗，一時失記，尚未踐言，此臣之罪也！」天子道：鬼神默佑，異類效靈，雖皆素父德政，而有功於國，合加封賞。其封玄陰姥為護國感靈太君，宵光為護國靈明君，辟暑為護國靈惠君，慎氏為護國貞烈淑人，加授陳淵宣慰司僉事，神猿為靈智夫人，神虎為靈勇恭人，授其子引五千戶職銜。至於黃馬，朕非其力，斷無生理；不特素父欲踐前言，朕亦當拜謝其勞！」

因命內侍，速往鎮國府召來。素臣命金硯隨去牽拉。君臣等一面商榷，一面飲酒，肴已盡陳，湯飯俱畢，撤換正席，天子更衣。復賜素臣教子昇天蟒衣一襲，通天犀帶一圍。素臣換去鶴補玉帶，謝恩甫畢。內侍已報馬到，天子令拉至廳上，便欲拜謝。諸臣俱奏阻道：「馬雖有功，究屬畜類。以天子拜之，恐非典禮！」天子道：「迎貓迎虎，畜類亦入祭典，極好典證。素父可拜，朕實受其賜，何獨不可拜？」素臣道：「臣為皇上故，故可屈體；皇上至尊，不可屈體於人，顧可屈體於物乎？八蠟之祭，則有司存，亦未敢褻至尊也！」天子沉吟道：「素父可為朕屈，朕獨不可為宗社屈？但素父且不可受朕之拜，朕若必於拜馬，須日拜素父乃可，朕當向空拜之。」

因把馬牽在東邊，天子向南再拜，如拜天賜者然。那馬深知人意，四足跪伏，俯首於地，汗出身戰，不敢仰視。天子歎異道：「真神駒也！」天子拜畢，素臣復正向馬首，連拜八拜。只見那馬渾身發抖，大嘶一聲，肚腹忽裂，流血滿地，登時氣絕。天子眼中流淚，暗忖：今日特為素父落成新第，先死一馬於正廳之上，大非吉兆！又痛此馬被朕與素父兩人，生生拜死，欲酬其功，反絕其命，何以為情？懊悔不已。正是：

馬豈敢當天子拜，人何能識化工奇？

總評：

鐵丐賜盡，所侍者一：素臣有回天之力耳。而內侍乃云：「萬歲爺跪求不允，」哀哉鐵丐！其必死於酒無疑矣。無怪天生等之淚出痛腸也。然使鐵丐於此亦同聲一哭，便使英雄短氣，而文字亦減顏落色，非奇文矣。妙在慨然就死，接過酒杯一飲而盡，壯哉鐵丐！不愧其名。尤妙在死得爽利，接過那杯，把立娘一灌，快哉鐵丐！乃不愧素臣之友。

酒才入口，白綾又來，催命無常，絡繹而至。鐵丐其有生理乎？一手就撈，尤見鐵丐之灑落襟懷也。不見動靜，且別親友，吩咐文容置辦後事。綾雖免撈，酒已下肚，明知鐵丐之死無疑義，即疑其遲緩略露風聲，而猜是重藥，仍無生理。又誰料內閣忽傳免死之信也。讀上文不知有下文，讀下文不信有上文，乃為靈變。

傘蓋爐扇，夫役女侍，縱得免死，屈辱極矣。而鐵丐夫婦毫不在意，立娘更有意外之幸，此豈別具肺腸。總使文章豎起，不作一平塌勢也。然使不根情理，便成撒合，此書奇妙，全在情理中出色，細讀自見。鐵丐不怕死，不是忠臣就義，不介意，不是智士忍辱，才只寫成一鐵丐本等心腸，本來面目，故佳。

田氏床沿流淚，近出田寶，遠起五湖，必用周折之筆，寫出以前，此幾於無根也。夫妻絮語，周周折折，於無根中做出根來，故非單辭可了。著書者能做無根之根，方是作手。

寫賜第，自外至內，自東轉西，自中及近，更至第外之第，或斷或續，或總或分，或詳或略，或明或暗，今讀者深入其中，無處不到，何必繪事乃可作可臥游耶？只「君明臣良」四字開端，屈曲引出拜馬，如流水桃花，引人入勝，當澄心靜氣讀之。